

從《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過程中，可以深刻了解，儘管台灣近年來價值觀混亂，越來越多人的心靈陷入徬徨無依，空虛無望的處境，卻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文學創作與欣賞的園地而獲得救贖，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閱讀，在這樣一個精神日趨混沌的時刻，也更加顯示他的可貴與對台灣這個島嶼的重要性，試想，如果沒有每年質量兼具、如此豐盛的文學創作，台灣的面目將是如何的嗆俗而無味呢？

二〇〇〇年對台灣文壇來說，是一個承續二十世紀與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轉折點，在二十世紀當中，所謂的「台灣文壇」在某種程度上是整個「中國文壇」的分支，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長久以來不斷引發爭議，這爭議本身就是台灣文學的一部份，本土台灣文學側身其中，雖有若干兼具本土與藝術性的創作生動的展現出台灣文學的特質，但在視野與質量上的比重卻直到八〇年代後才逐漸提升，然而在這個「質量提升」的過程裡，卻也有一部份是回過頭去發掘與肯定的結果，比如楊逵，比如賴和等等，而文學年鑑的編纂在台灣文學的回顧與發覺中，無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好的年鑑首重資料的翔

實與客觀的呈現，而不是任何意識型態的凸顯，更不是歷史詮釋權的濫用。本著這樣的信念，《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可以說完全站在「讓客觀的資訊與資料說話」的立場，兢兢業業地進行的。

因此，為了年鑑的客觀性，原本計畫中邀請各方評論家針對二〇〇〇年文學現象進行針貶的主觀綜述，我們在若干幅度內改成由文學資料工作者，針對客觀資料蒐集所得的客觀分析與歸納。結果發現，《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裡的本土作家、活動與創作成果等等，都要較之前的台灣文學年鑑呈現更多更豐富的風貌，也自然而明顯的展現出台灣文學以台灣本土社會為主要關連的文化主體性，為此，我們特別邀請林央敏撰寫了〈台語文學觀察〉，對當年以台文為創作語言的情況進行探討，也收錄了應鳳凰闡述台灣文學主體與女性主義特色的《台灣文學的國度》以為呼應。

台灣文學要建立鮮明的主體性，除了文學家要熱愛這塊土地，能以關懷這個島嶼的時空與人間出發做為創作的發想與題材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學家要發展出一種兼具獨特性與傳達性，屬於台灣文學的敘述美學，那是除了文學寫作之外，更能

使文學成爲藝術的創作的本質，過去，我們在黃春明，在鄭清文，在楊逵，在王禎和的作品裡爲他們獨創的敘述美學所感動，但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壇裡，有誰，有更多的誰可以展現這樣獨特的，屬於台灣的文學敘述美學呢？可以說，有了更多的誰之後，「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一定可以鮮鮮明明的建立起來。

除了這樣的體認之外，《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作爲一本年鑑，和往常的台灣文學年鑑一樣，除了不得逾越某些做爲年鑑的內容與格式的限制之外，我們增加了「文學出版大事紀」：詳述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壇重要的出版要聞；「年度文學好書榜」：蒐錄二〇〇〇年獲得推薦的台灣文學好書名錄；「重要選集作品目錄」：選輯二〇〇〇年重要的文學選集目錄；「全台文學性機構」：將以往的文學社團名錄正名並擴大爲機構資訊；「文化記者通訊」：爲傳播媒體名錄再添一資料類目；與「網路文學」專章，在本專章裡，我們搜錄了台灣重要的「文學網站選目」、「網路文學作品選目」、與「重要文學網站特寫」，期使這個在台灣日趨熱門，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成爲文學的顯學的「數位文學」現象能夠獲得應有的注意與

了解，此外，在「特寫文學事」專章中裡，我們也在文建會的協助下，特別針對台灣文學館撰寫了以往在文學年鑑中未曾出現的〈台灣文學館發展概況〉。

整體而言，《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是有關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人、事、地、物的客觀映現，從整體年鑑的架構企畫、資料的全面蒐集、數位化整建，到邀稿、採訪、攝影、分類、設計、校對、修正、印製完成，是一項龐雜與繁重的作業過程，由於時間不算充裕，資料的蒐集或有疏漏之處，編輯的過程也或有不周延的地方，但全體計畫執行小組已經盡了全力。在此，也同時建議，類似的年鑑編纂作業或可提前一年進行，在二〇〇〇年就應成立二〇〇一年的年鑑編纂工作小組，以便工作小組在二〇〇一年一開始，就能介入當年發生的各種文學人時地物，充分掌握最翔實的資訊，國外重要的年鑑幾乎都是採用這樣的編纂流程的，因此，爲了將文學年鑑的編纂提高到某種思辯的層次，我們也收錄楊宗翰先生〈從文學年鑑到文學年鑑學〉一文。最後，預祝台灣明年有更精彩文學年鑑誕生。